

高校文科通用教材

心有灵犀：

欧美文学与信仰传统

我的良人哪，
求你快来，
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

齐宏伟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高校文科通用教材

心有灵犀

欧美文学与信仰传统

齐宏伟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有灵犀：欧美文学与信仰传统/齐宏伟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1

ISBN 7-301-09807-3

I. 心… II. 齐… III. ①文学研究—欧洲②文学研究—美洲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9552 号

书 名：心有灵犀：欧美文学与信仰传统

著作责任者：齐宏伟 著

责任编辑：汪晓丹

标准书号：ISBN 7-301-09807-3/I·0765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cbs.pku.edu.cn>

电子邮箱：zpup@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7

排 版 者：兴盛达打字服务社 82715400

印 刷 者：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7.25 印张 280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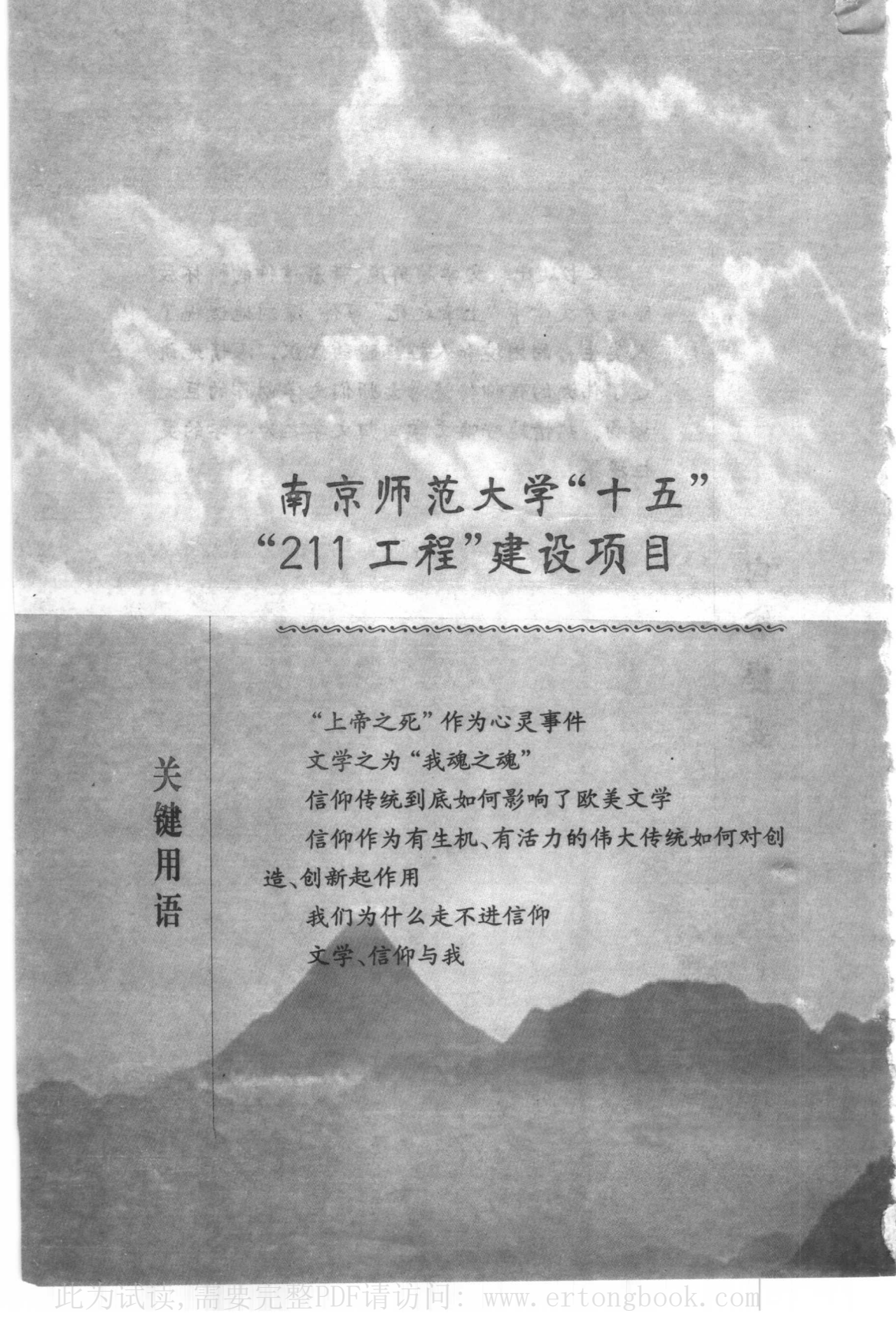
定 价：2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带着信仰的情怀放眼西方文学中“上帝之死”事件,深刻地透视了人类生存的困境和人性幽暗的意识,深情地讲述了伟大的信仰传统对大师们文学创作的巨大影响,热情地呼唤文学回归文学之为心学的灵性境界。



南京师范大学“十五” “211工程”建设项目

关键用语

“上帝之死”作为心灵事件

文学之为“我魂之魂”

信仰传统到底如何影响了欧美文学

信仰作为有生机、有活力的伟大传统如何对创造、创新起作用

我们为什么走不进信仰

文学、信仰与我

目 录

引言 文学之为“我魂之魂”	1
上编 “上帝之死”与“人之死”	11
1. 作为心灵事件的“上帝之死”	13
2. 在轮下的悲怆	23
3. 卡夫卡的泪水	36
4. 迷惘一代的幻与死	45
5. 荒凉与绝望	70
6. 谁还在为我们守望	84
中编 面对黑暗的几种方式	93
7. 但丁与但丁精神	95
8. 东正教精神的先知	104
9. 仰望天空,热爱大地	118
10. 回归善行	127
11. 从存在主义突围	137
12. 重温爱情那古老而神圣的根基	146
下编 世界文学与基督信仰	163
13. 从《圣经》看世间情是何物	165
14. 苦难与爱	180
15. 一失足,千古恨?	194
16. 人类良知之光	203
17. 清教文学的崇高境界	222
18. 我们为什么走不进信仰	233
文学、信仰与我(代后记)	247
参考书目	263
人名索引	266

引 言
文学之为“我魂之魂”



她惠临，她为把你带出而惠临；如果她无法接近你，相遇你，她会倏然消退，然将改颜换貌而再度降临。她不在你之外，而是沸腾于你之底蕴奥枢。假若你称其为“我魂之魂”，这绝非言之过甚。然而，你必须倍加小心，切不可企求移她于你之灵魂内，否则，你只会使她玉殒。她乃你之现时，你进入她而后领承现时。你可把她视作对象，经验她，利用她，但当你践行此举时，现时已灰飞烟灭，荡然无存。在你与她之间有相互馈赠：你向她称述“你”，把全部存在投入她；她对你诵出“你”，向你奉献自身。

——马丁·布伯(Martin Buber)

追问：从“文学是什么”到“什么是文章”

在文学院教了近十年《欧美文学史》课，还会经常问自己和学生：文学到底是什么？虽学过《文学概论》、《文艺学论纲》、《文艺学教程》之类课程，但问到“文学是什么”，答案还是五花八门。也许问“文学是什么”本身就是一个误区，因为人文学科(humanities)毕竟不同于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①，文学作为人类的想像，历史作为人类的记忆，哲学作为人类的慧识恐怕都难以有“科学”的定义和准确的概括。不妨反过来问：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最精彩的文学？欧美文学提供了世界一流的文学范本，对于解答这个问题倒不见得多么困难。把世界文学史上的一流作品汇集起来看，竟发现它们对全人类的生存困境多有深刻洞见，对人性幽暗多有深邃透视，对人类心灵所为之生死的真理多有虔诚信奉与守望。遗憾的是，恰恰是这些构成一部作品伟大的重要要素在我们研读时却被遗漏了。我们习惯一上来就问：“这部作品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现实？”而很少关心：

① 学者林毓生认为“人文学科”不同于“社会科学”，前者乃找寻人的意义和价值(value)的学问，后者关心人的社会、人类活动的“功能”(functions)与“功效”(effects)。参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5, 273页。



“这部作品开创了与当时社会现实何等不同的境界？”前一个问题推远了作品和我们的距离，似乎先前作家们所有的言说都是彼时彼地，没有超越社会历史、国家民族、家庭环境乃至阶级意识形态和我们无甚关联；而后面的提问却在拉近大师和我们的距离，因不管处于什么样的社会形态、历史阶段、国家民族、阶级阶层，每个人都要面对人生中那些最基本的问题，比如：人是谁？人为什么活着？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什么？……大师们当然不能代替我们思考，但可以引导我们一起来思考。

正是在与大师们不断的对话中，笔者从那些最伟大作品中，找到了自己心目中的“文学”。我心目中的文学关心的不是“世界”而是“境界”，不是“忧世”而是“安魂”，不是“模仿”（mimesis; imitate）而是“召唤”（calling）；文学之生发不是一次美学事件而是一次真理事件，不是一次社会事件而是一次心灵事件。德国哲人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说：

真理之生发在作品中起作用，而且是以作品的方式起作用。因此，艺术的本质先行就被规定为真理之自行设置入作品。但我们自知，这一规定具有一种蓄意的模棱两可。它一方面说：艺术是自身建立的真理固定于形态中，这种固定是在作为存在者之无蔽状态的生产的创作中发生的。而另一方面，设置入作品也意味着：作品存在进入运动和进入发生之中。这也就是保藏。于是，艺术就是：对作品中真理的创造性保藏。因此，艺术就是真理的生成和发生。那么，难道真理源出于无？的确如此，如果无意指对存在者的纯粹的不，而存在者则被看作是那个惯常的现存事物，后者进而通过作品的立身实存而显露为仅仅被设想为真的存在者，并被作品的立身实存所撼动。从现存事物和惯常事物那里是从来看不到真理的。毋宁说，只有通过对在抛状态中到达的敞开性的筹划，敞开领域之开启和存在者之澄明才发生出来。^①

这里说得何等精彩！文学与生活并非同构，文学不是为了反映现实生活，相反，文学和生活一开始就处于尖锐对立状态，文学是为了克服现实的压制和遮蔽而产生的。现存事物和惯常事物对真理、对存在有遮蔽，而创作就是揭开这种遮蔽，进入存在领域和真理领域，反观日常生活的沉

① [德]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孙周兴译，《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92页。



沦与麻木,从而人开始活在“未济”(not yet)而不是“已济”(already),人就不会被“他们”消耗掉,而成为诗意栖居的人。说到底,根本问题不在于文学反映或不反映之类,而是到底“反映”什么?是“反映”短暂存在(being)还是永恒存在(Being)?^①

德国神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 1878—1965)干脆认为文学创作乃是为了与“我魂之魂”相遇,为了与系我魂魄的“形象”相遇,这样作家创作时所面对的就不再是一个“我一它”型世界,而是一个“我一你”型世界。“形象鉴临我。我无从经验她,描述她,而只可实现她。她在与我相遇者之神妙容光中绚烂流辉,比经验世界之一切明澈更为澄明,故尔我能观照她。她并非作为‘幽邃’事物中之一物,作为虚像幻影而呈现于我,而是我眼前现时的存在。若依据所谓客观性来度量,她的确不是‘实存’。但敢问还有何物比她更为实在?”“创造即汲取,创作即获致,塑造即昭示。我实现形象之时就是我敞亮她之时。”“‘你’经由神恩与我相遇,而我无从通过寻觅来发见‘你’。不过,向‘你’倾吐原初词正是我的真性活动,我惟一的真性活动。”^②

作为倾吐原初词的创作成为“惟一的真性活动”,可见布伯对人类创作活动给予地位之高。

所以,文学是心学,是灵魂之学,并非仅是社会之学,以前我们对文学的研读一上来就有偏差。

反思:有原则的灵活批评

正因为创作是与“我魂之魂”的“形象”相遇的真性活动,阅读也便成为与作家“我魂之魂”相遇的“真性活动”。因此,当代学者刘小枫(1956—)才在《拯救与逍遥》的“修订本前言”中动情地说:“一个人的幸福或不幸,而非革命事业,才是小说中真正令我迷恋的事情。一个人的生活究竟信靠什么?含含糊糊出现的生活信念意识促使我朦朦胧胧想知道什么是哲学。”^③“含含糊糊出现的生活信念意识”岂止是哲学所关注的?

① 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1916, ET, by J. Macquarrie and E. S. Robinson, 1962.

② [德]马丁·布伯《我与你》,陈维纲译,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49,25—26页。

③ 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修订本前言》(修订本),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不也是文学所关注的吗？文学不只反映社会现实，更是作家和读者一起去寻找面对人类困境的出路，寻找那可以让人活下去的根据，寻找“一个人的生活究竟信靠什么”。

可以说，没有对文学崇高精神境界的领悟就没有真正的文学批评，不带着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洞察和自我灵魂的拷问也难与“我魂之魂”对话。这也就是为什么没有预设前提（presupposition）的文学批评易陷入个人印象式呓语的原因所在。文学评论大师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 1865—1933）的观察极具洞见：“批评之所以是这样一种艰难的艺术，就是因为一个人不仅要有原则，而且必须灵活地、直觉地运用这些原则。现在没有人会批评缺乏灵活性的批评。实际上现在的批评已经变得那么灵活，以至于可以说它已变得软弱无能了。我进行目前这种批评的一个原因是：我相信，因为缺乏原则，所以以全面评价个体为目的的那种批评很快将变得毫无意义。”^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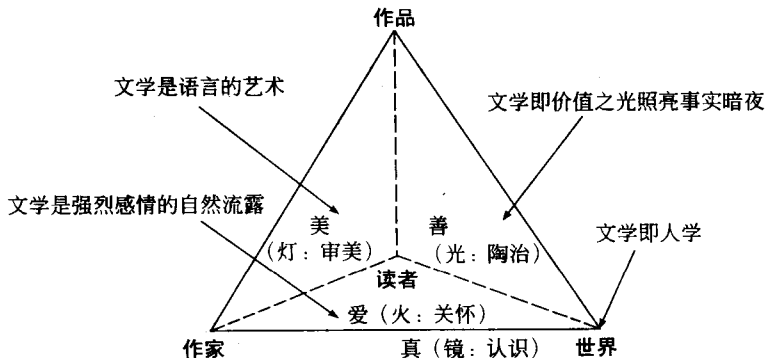
“原则”来自于个人心魂所系的精神资源。借助有原则的文学评论去与文学的灵魂相遇，与作家的“我魂之魂”对话，实现一种“我一你”式对话，这是何等伟大的精神工程，何等瑰丽神奇的事业。笔者不惮浅陋，教《欧美文学史》课程时，就尽量以引导学生们进入大师的心魂境界为己任。看到一批又一批学生们能稍微领略一流文学大师们的魂魄，感到何等欣慰。此书文字可以说是师生共同阅读大师们的点滴札记之扩充。

巴尔扎克（Balzac, 1799—1850）有不朽的作品也有速朽的作品，果戈理（Gogol, 1809—1852）有成功的作品也有失败的作品，但文学总是美好的。受美国当代学者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 1912—）《镜与灯》（*The Mirror and Lamp: 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 1953）所提文学批评“四大要素”启发，笔者曾特意用一个正三棱镜来提醒学生也提醒自己要从多个角度进入美丽、庄严的文学境界：

从“作家—世界—作品”角度看，文学是一面真之镜，对世界和人性要有所洞察，通过打破一贯对世界的看法，甚至对生活进行“撕裂”，好对人类的生存处境有新的看见和认识，能否有所看见和认识与作家的精神境界有关。单有否定和批判激情而没有依据有生机的活跃传统，作家根本无力透视现实从而进行伟大创造，正如英国学者迈克尔·波兰尼

① [美]欧文·白璧德《卢梭与浪漫主义·原序》，孙宜学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Michael Polanyi, 1891—1976)所分析的那样。^① 因此去研读作家的精神资源就有重要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即人学”，文学执行的是认识功能；

从“世界—作家—读者”角度看，在这个荒寒世界上，在人类幽深的漫长夜，作家对人类有拳拳忧心和炽热之情，渴望点燃己心，给读者、给人类带来慰藉和温暖，好驱散内心荒寒。鲁迅(1881—1936)说：“创作总根于爱……创作虽说抒写自己的心，但总愿意有人看。”^② 在还没进行创作前，作家已有一份爱与交流的冲动，这是从文学的创作发生学和艺术心理学角度来看，文学在此执行的是潜在的关怀功能；

从“读者—作品—作家”角度看，文学是一盏美之灯。火是没有固定形状的，而灯却可以给火赋形。文学须通过语言来与读者交流，读者也正是通过文学语言进入作家构筑的心魂世界。所以，文学说到底又是语言的艺术，文学作品这一熠熠生辉的美丽灯盏吸引着读者进入那个美好、灿烂的境界，文学在此执行的是审美功能；

从“作品—读者—世界”角度看，文学是一道善之光，给读者带来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前 384—前 322)所说“卡塔西斯”(Katharsis)作用，^③ 刹那间，价值之光照亮事实暗夜，读者带着纯净、优美

① Michael Polanyi, *The Study of Man*, London, 1959. Michael Polanyi, *Science, Faith and Societ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64.

② 鲁迅《小杂感》，《鲁迅选集》(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08页。

③ Katharsis, 朱光潜译为“净化”，罗念生译为“陶冶”，陈中梅译为“疏泄”。参朱光潜《西方美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88页；罗念生《卡塔西斯笺释——亚里士多德论悲剧的作用》，《剧本》，1961年第11期；[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3, 226—230页。

的艺术之光重返狭窄、幽冷世界，文学在此执行的是陶冶功能。

文学家有国界，文学语言有国界，但庄严、美丽的文学境界是没有国界的，这种境界总在关心着、追求着、展示着真、善、美、爱。只要人类追求真、善、美、爱的冲动不息，只要人类生存的困境仍在，就永远有文学存在。

践行：欧美文学与信仰传统

没有灵魂之思，就没有文学。没有与作家魂牵梦绕的“我魂之魂”相遇，就没有文学批评和文学鉴赏。

可是要进入欧美作家们的心魂境界，谈何容易！

长久以来，我们对欧美文学的解读常常套以简单、粗糙的庸俗社会学理论，把每一部伟大的经典都解读成枯燥乏味的社会历史读物，以致真就应了美国作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 1835—1910)所说的那句话：所谓经典就是每个人都盼着已经读过却没有愿意去读的作品。大学中文系的专业必修课《欧美文学史》也成为让众多学生颇感头疼的一门课。很多学生不喜欢这门课。笔者做过很多次调查，问起学生们对这门课不感兴趣的原因，归纳起来有以下数点。

1. 《欧美文学史》学得全是“外国”的东西，和“中国”文化很隔膜，跟“中国”人也没多大关系，虽然西方的科学是好东西，但中国的文学却是世界一流的，学好中国的就够了。

2. 巨著往往有又多又长的心理描写，常常不知所云。人想那么多干什么？

3. 外国的作品动不动就是苦难、罪恶、良心折磨，还经常神神鬼鬼的，读来感到沉重，令人郁闷，硬着头皮读下去，往往是走马观花。这年月还是来点轻松、有趣、好玩的。

4. 翻译过来的文字不堪卒读。现在搞翻译的人不知道他们的外文功底如何，中文功底实在不敢恭维。

5. 外国文学中人名很长，读了后边就忘了前边，看着看着就不知道这是谁跟谁、哪跟哪了。

6. 不用读，教科书上不早就写了现成的分析吗？哪怕读了不一定写得考试时的正确答案，不读也不一定写不出，反正就是写西方教会和封建贵族或资本主义的腐朽堕落这一套，都熟悉了。

7. 也知道人家国外那是好东西,可是哪有时间去读?考英语,考这证书那证书,上进一点的都在准备考研,选择的专业如果不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方面就不用去啃老厚老厚的外国文学书了,还是让专家、学者靠着这个吃饭的去钻吧。

8. 宗教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西方文学和宗教的关系太近了,还是离远一点,免得受不良影响。

9. 读外国文学感到累,不如读中国文学那么亲切,读中国古代文学不如读当代的,读当代的文学不如看网络文学或直接看影视、漫画等。

看到这众多的不读外国文学的所谓“理由”,往往让人难过和担忧。在改革、开放已成国人共识的今天,我们在精神领域的“开放”到底又如何呢?大唐时玄奘(602—664)西天取经的精神哪里去了?难道西方大师们的思考与探索仅仅因为是外国人或属于过去就和我们无关系了吗?不与大师对话怎么能有所创造与创新?一个人从不弹大师的曲子一上来就能奏出妙音?一个人不用去临摹古代字画当场就可泼墨挥毫?

不啻天方夜谭!

当然,我们众多研究欧美文学的国内前辈们在把大师拉近我们这方面做的工作似乎不太多,这大概和我们对信仰、对宗教的隔膜与陌生有一定关系。其实,信仰与宗教无处不在,它们是人们生活的精神根基。美国神学家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 1886—1965)提出人都有一种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这一关怀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让人不甘于在日常生活中沉沦,物质利益和其他功利也无法满足终极关怀作为人心最深处的渴望。^①而宗教和信仰正是人内自心深处生发的一种伟大情怀。每一种文明大体都可分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神的关系这三个层面,一流的欧美文学作品不单探索人和人的关系,也以更大心力探讨人与神的关系。因此,欧美文学作品一直有着非常强烈的终极关怀意识,背后有着深厚的信仰传统,即使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的“上帝之死”事件,并不就表示这一信仰传统彻底崩溃和消失了。相反,这一传统经受住了人本思潮和世俗思潮的挑战,仍旧有着惊人的生机和活力。而人本思潮和世俗思潮虽然浩浩荡荡,但毕竟在满足人对于超越感的追求方面做得不够,最后似乎仍难以支撑起自由意志的精神领空,其内在弊端不到半个世纪马上暴露出来。本书就想在这些方面做一点探索与铺路

① Paul Tillich, *Theology of Cul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59.

工作,以待来者更深入、细致的研究。

本书分为三编,是从“生存—精神”类型角度进行分类、编排。上编考察欧美文学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惊心动魄的“上帝之死”事件,剖析这一思潮如何导致了“人之死”困境,其中第五节把中国作家张爱玲(1920—1995)也放在中外作家比较中研读,首先是因张爱玲的创作确实受到欧美作家的极大影响,她也有参与当代思潮进行对话的能力,有着种种现代意识,其次是想在世界文学的命题中看中国优秀作家的世界性和人类性,从生存角度进行文学之为人学的探讨。中编返回欧美文学天主教(Roman Catholicism)、东正教(the Eastern Orthodox Churches)、超验主义(superempiricism)和犹太教(Judaism)等古老精神资源,梳理它们面对黑暗的方式,其中第十二节也从爱情角度介绍了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在爱情何处觅根基方面的困境,这是和世界文学面临的共同难题。下编更进一步从历史纵深处寻觅《圣经》何以成为欧美文学最重要的精神资源,重在介绍基督教(Christianity)信仰对欧美文学的影响,对《圣经》爱观、忏悔与良知、清教(Puritanism)文学的崇高境界和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 354—430)的唯信主义(fideism)等都加以探讨。当然这里所说的基督教带有宽泛意义。第十五节和第十八节仍涉及中国文学,往返对话中力图进行双向阐释并“认识你自己”。全书带着对人类生存苦难的关注和对幽暗人性的省察,努力以比较文学眼光、元文学意识和有原则的灵活批评追寻大师的“我魂之魂”。

最后,借用唐朝诗人李商隐(813?—858?)《无题》诗中两句诗来总结:

身无彩凤双飞翼,
心有灵犀一点通。

作家先与真、善、美、爱的境界相“通”,与“我魂之魂”相“通”,读者再与作家的文心相“通”,这就实现了创作与阅读的真正意义,毕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管古与今,无论东与西。

人虽“身无彩凤双飞翼”,但全仗“心有灵犀”才可“一点”而“通”。而笔者所有的努力不过寻求这轻轻“一点”和小小“一点”,读者进入那境界后自可“过河拆桥”,忘记此书。只是,阅读时千万别忘记这颗相通的“文心”!

上 编
“上帝之死”与“人之死”

- 
1. 作为心灵事件的“上帝之死”
 2. 在轮下的悲怆
 3. 卡夫卡的泪水
 4. 迷惘一代的幻与死
 5. 荒凉与绝望
 6. 谁还在为我们守望